

蓝玫瑰与一片海

张淑清

30年前，老刘还是一头青丝，年轻的小伙子。我喊他小刘，他跟他姐夫学了木工，没过正月门，就扛着行李卷随他姐夫坐车漂向各大中小城市，在建筑队干木工活。那时候，没有手机，小刘想家，就写封信。一封信从他打工所在的城市出发，一路辗转，到我手里，信封有时都磨坏了。他只有初中文化，也不会甜言蜜语，信里内容无非是庄稼长啥样？母猪下猪羔子没？爸妈身体挺好吧？儿子学习怎么样？……关于七夕牛郎织女在鹊桥相会的日子，小刘还是有心记得的。他赚的每一分钱，全是汗水、泥水里泡出来的，但他想着在家的妻儿老小。他舍不得浪费大钱，平时就留意着工地附近有没有鲜花店，一打听，一朵玫瑰好几块钱，能买很多白花花的大馒头，顶他好几顿午餐，加上买一束玫瑰的话，邮到老家，最快也得一周，收到的玫瑰早枯萎了。怎么办？这家伙跑到一家商城，买了一朵布做的蓝玫瑰，因为不知他从哪儿听说，一朵蓝玫瑰是象征着你是我人生的唯一。他用一个

牛皮信封盛着，七夕前就紧锣密鼓地邮寄过来。乡邮递员骑着自行车，来到我家门口，手中扬着那封信，说是我的信。我在院子里剥红薯喂猪，手上被红薯叶染得黢黑，往衣襟上擦擦，夺过信，迫不及待地拆开。天啊！一朵漂亮的蓝玫瑰，枝叶和花瓣栩栩如生，我将花捂在胸前，一行泪悄悄而下。家很穷，粗茶淡饭喂养的岁月，能说不爱吗？我需要的是一杯白开水，傻瓜给我的则是一片大海。虽然不是青翠欲滴的鲜花，但布花可以搁置很久啊！

20年前，有了电话。小刘变成大刘，头发开始脱落，脑壳中间近乎光秃秃了。他依旧一朵云似的，在各个城市漂。孩子也读初中了，日子相比之前好了许多。能买得起鲜艳的玫瑰花，我却不肯让他花这份钱。有买玫瑰的钱，给公婆扯一件汗衫，到集市割几斤猪肉包酸菜猪肉饺子，大人小孩都高兴，多好。

隔三岔五的晚上，大刘会在宿舍外，借着美丽的月光，给我打电话，他嘴里不

说想家，我清楚他内心一直牵挂着我。七夕，对一个打工人来说，不算什么节日。大刘却很认真，那朵蓝色玫瑰花，仍然放在我们结婚时做的立柜上，隔段时间，我就会擦拭一次，看上去像才买来时一样。生活条件改善了，大刘会在七夕前几天快递来一件裙子，或者裤子。他选衣服的眼光比我强，基本是我喜欢的款式和面料，我穿起来很合身，也有品位。穿着大刘的礼物走在村口大街上，惹得女人们七嘴八舌，夸奖大刘疼老婆，我的心里也是暖暖的。

这十年，手里有点积蓄，儿子也在本市上班了。我和老刘、儿子乔迁进了城。老刘呢，照旧过了正月出门做木工。老刘的脑壳越来越秃，锃亮，像灯泡。互联网时代，我们表达思念之情的方式，从写信到打电话，直至现在变成视频语音，方便快捷，视频一开，两个人就如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辨识度高，有什么紧要事，视频就解决了。那些思念的话语，都在视频里流露潺潺了。

这年的七夕前，老刘和我视频，告诉

我，在网上给我定制了一串铂金项链，钱不多，一百九十九，寓意长长久久，作为送给我的礼物，节日那天会由快递送达。尽管这条铂金项链价格不贵，但我很有意义。老刘是打工仔，我也是，汗珠子摔八瓣辛勤行走的人生，只要他心里有我、他平安，就足够了。

爱是互相的，这些年，老刘为家人辛苦工作，我也在家撑起日常，他给我礼物，我也不忘给他温暖。我忙完地里的农活，月色如水的夜里，在一盏灯下，一针一线为老刘织一套毛衣毛裤。东北冬天寒冷，不一定要在什么节日送给他，总要在刚冷时，寄给他。而每年七夕，我也有一份爱传递给他。那就是写一篇文章，有时是一首诗，有时是散文，有时是小说，借文字来向老刘告白。我大致算了算，光给老刘写的文章，也有几万字了，假以时日，我会出一本集子，专为老刘量身定做的集子，收藏我们的故事。夕阳西下，我和老刘，守着小院，一座老房子，门口一条小河，读着我对他说的我心里话，颐养天年。

两张合影

胡世宗

我1962年6月入伍，走进军营时，雷锋还健在，那时全东北的部队都在学雷锋。我当时是连队板报委员，出黑板报时，常常要用彩笔画一幅雷锋的头像素描，或抄写一段雷锋的名言。

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我接触到大量的“雷锋人”，特别是雷锋生前的战友，比如薛三元、乔安山、洪建国、陈广生、冷宽、张峻等，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雷锋微笑的面容和助人的身影，看到了在他们身上体现出的闪光的雷锋精神。

有一年，我参加在湖北宜昌举办的“雷锋知情者话雷锋”活动，与我同住一室的庞春学，就是雷锋的一位亲密战友。因为他是从辽宁辽阳来的，我也经常到辽阳参加文学活动，觉得很亲近，因而常常彻夜倾谈。

庞春学是和雷锋一起于1960年1月8日从辽阳调来的358人中的两个。新兵连时，他们都住在营口车站后面技术营俱乐部里，后来45名辽阳士兵分到了运输连，雷锋和庞春学分到了一个班，班长是张兴吉。这年5月，雷锋当了副班长。七八月时又当了班长，直到牺牲。“雷锋班”命名时，当了排长的张兴吉又回班里当班长，后来庞春学接替张兴吉当了第二任“雷锋班”班长。这个荣誉让庞春学一直铭记在心。

庞春学给我看了两张有雷锋的合影照片。1961年冬训期间，庞春学患了重感冒，高烧超过了40℃。班长雷锋时刻牵挂在心，他请了假，给庞春学买了两瓶水果罐头。当时买水果罐头很不容易，是挺大的事儿。雷锋再三嘱咐庞春学，一定好好配合治疗啊！部队是大学校、大熔炉。庞春学高烧退了就跑回连队，他把耽误的科目补上来，各项科目都获得好成绩，被评为“五好战士”，全班被评为“四好班”。第一张照片就是被评为“四好班”后的合影。

还有一张是1960年3月18日在营口照的，是演出队全体成员的合影。部队文化生活相对单调，一周看一场电影，所以，团里组织了战士业余演出队。雷锋所在的运输连是后勤处的一个分队，也组建了演出队参加汇演。15个人的演出队中就有雷锋。有一个节目是群口快板，雷锋在其中担任角色，他满口湖南味，背台词“六月施工是雨季，三天两头下大雨”时把“下大雨”说成“下大米”。大家笑着帮他纠正。后来节目还获了奖。合影中，拿奖状的就是雷锋。照完了合影雷锋余兴未尽，又照了一张拉手风琴的照片，还让照相馆师傅写了“青春之歌”四个字。

庞春学说：雷锋既是我的好战友，也是我的好兄长，是我前进的榜样。在雷锋的影响激励下，我在部队入了团，入了党，雷锋精神改变了我的命运。现在退休都20多年了，仍在想着时时刻刻学雷锋，学雷锋没有终点，永远在路上！

走好雷锋路

曹海林

30年前，我参军来到北方军营，班长第一天开会就说，要以雷锋为榜样。从那时起“学雷锋”四个大字就一直装在我心里。如今我虽然离开部队很多年了，但学雷锋的行动一直没有停止。

记忆中，学雷锋就是做好事。我和战友们都给自己定了目标：每天做一件好事。大家每天早早起床擦地板、扫院子，帮炊事班做饭、养猪……尽管北方冬天的早晨异常寒冷，但军营里学雷锋的气氛却异常火热。记得我曾提前一个小时起来也没有抢着扫把，正纳闷时，值班员告诉我，做好事的战友头天晚上已经把工具藏起来了……我为此好一阵发愁。

在学习中了解到，雷锋不仅做好事，而且不怕脏不怕累。我们几个战友就商量着找个艰苦的活儿——组织起来淘粪为连队积肥。这项任务虽然很辛苦，但大家都毫无怨言。开春时连队的菜地里就堆起了一座座“小山”。新兵下连总结“学雷锋事迹”的时候，排长给我们“积粪小组”好顿表扬，让我们不仅感受到奉献的荣耀，更从学雷锋中体会到了无私奉献的力量！

军营里学雷锋不仅是做好事，还讲雷锋故事，写雷锋日记，唱雷锋歌曲。我的“雷锋歌曲100首”就是在那个时候学会的。也就是在讲雷锋故事、写日记和唱歌曲中，我体会到雷锋精神的博大精深，他助人为乐的奉献精神、立足本岗的敬业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都深深影响着我、改变着我。

转业到地方工作后，雷锋精神已经融入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每当遇到困难，有了困惑，我就想起雷锋的话：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如果你是一颗粮食，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每当此时，我的浑身都会充满力量，困难不是无解的方程，办法总比困难多。雷锋精神鼓舞着我，我明白，不等不靠、变苦熬为苦干就是学雷锋；不回避、不推诿、不扯皮，用艰苦细致的工作去化解难题与困难就是学雷锋；凝聚一切正能量就是在走好雷锋路。

学习雷锋好榜样，千万个雷锋在成长。



春色

(组诗)

孙琳

春来了

风掠过寒凉的冬季
看泡发的种子，在湿润的垄沟里
慢慢地伸展腰身，起立

一腔爱，热烈地攀上云梯
孕育的雨，淅淅沥沥
为新芽助力

夜色中，农夫使劲磨着农具
盼着春雨，如期而来
磨锄的声音，仿佛和恋人悄悄低语

把磨好的锄，倚墙放好
抬头看枝头，似火燃烧
心头想起耕种的歌谣

春，是农人的恋人
扛着锄走在田间的时候
是要拉着春的手

当惺忪的土壤，长出嫩芽
心头那缕炊烟，烧得滚烫
拎着暖暖的日子，就是幸福

春入山村

春风涌进山村，酸甜的味道
抚摸着青堂瓦舍
草木从童年一点一点地成长
直到碧色成荫，仿佛年华的滋润

千百年来，在老一辈的影子里
不断地酿造生活的秘密
乡土变换了姿势，葱茏将辽阔的故事
涂抹成一幅画，养眼也美丽

起风时，万物悄悄勃发
神秘的力量，打开山里人家的门
那声音，唤醒了
张开双臂，迎接新的开始

我看见，春天介于落叶和生长之间
谁的脚步，可以比对花的馥郁
与泥土相近的面庞，面向原野和青山
绽放庄稼的喧哗 继续不息的繁衍

聆听春天

一朵梅花和一片雪花
窃窃私语，寒风被季节
逼到悬崖
花蕾爆裂，明媚的阳光下
枝头握着即将燃烧的大火
仿佛原野上奔跑的野马

我闭上眼睛，感受着万物生长的胚芽

那些山沟沟

陈艳娟

和每个人一样，山沟沟也是有名字

生活在山里的祖辈，每天在大山里劳作，面对着那些沟沟岔岔、山山岭岭，总要给它们取一个名字，以便在和人提起的时候，知道是哪一条沟、哪一座岭。于是，就有了东沟、西沟、南沟、北沟这样以方位命名的山沟沟。如果在这些沟沟的旁边，恰好有个小一点的沟沟，那就干脆加个小字来区分，小东沟、小西沟，简单又好听。

祖辈们给山沟沟起名字，总是直接又形象。这沟短了些，不是直通山顶的，就叫半截沟；那沟长了些，带着一截拐弯儿，就叫拐脖沟；沟沟与两个山岔口相连呢，就叫双岔沟；沟沟在两条山脊中间，一直延伸到山顶上，就叫它正沟了。至于它旁边的呢，则可以跟着沾光，用二道沟、三道沟来命名，让后来人感觉准确又恰当。

有的山沟沟是以人家为坐标来命名的，在人家房屋后面的就叫房后沟。在姓杨的人家东面的沟沟就叫老杨东沟。若是在老李家西面呢，就叫老李西沟。时光荏苒，如今那里只见荒芜的草丛，再也找不到当初那些人家，也看不到半点儿老屋的遗迹，可这些以人家命名的山沟沟却依然沿用着老名。

以植物来区分的沟名也很多，这沟里杨树多，就叫杨树沟；那沟里刺嫩芽茂密，就叫刺嫩芽沟；这沟里桃树繁盛，就叫桃树沟；那沟里椴树葱郁，就是椴树沟了。如果这些都没有怎么办呢？那就找到每一条沟沟的独特之处，有的沟沟既没有多到足以用来命名的植物，走向也复杂，可是站在山顶往下看就会发现，它的形状像一个大瓮，沟口如瓮口，

狭窄内收，里面豁然宽敞，弯出一个大大的弧度，于是，它就有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名字——瓮圈沟。还有的沟沟是根据山里奇形怪状的石头命名的。山沟沟有个天然风化的岩洞，弯弯的像月亮门一样，就叫它龙门沟；有一块巨型条石横跨在山谷里的，就叫天桥沟。

比山沟沟开阔平坦的地方，则称为洼。大洼、黄草洼、杏树洼、碾道洼等。顾名思义，全都是一听就让人清楚，一来就能找到。也有一些山沟沟的名字，很是特别，比如埋马。据说很早以前，有一匹为乡人立下功劳的枣白马，被埋在那里，因而得名。祖祖辈辈的人走过那里，都会想起，那匹白马的故事。

我一直很纳闷，这些山沟沟的名字，是从什么时候有的？是有几百年了呢？还是有千年了？又到底是谁取的名字呢？是有人斜卧在山顶的草丛里，偶然灵光乍现，随口一说呢？还是一群人聚集在山梁上，四下观望，一起研究的呢？思来想去，可能是这样的情形：很久以前，当一个人问另一个人，你今天去哪儿干活了？对方回答，哦，我今天去了那个桃树多的沟里。或者说，我今天去的那个半截的沟里……这样一说，另一个人马上就明白了。大家都这样说，说来说去，就成了一个个山沟沟的名字。

山里的人，不知道外面有多少大城市，不知道大城市里有多少街巷，却能对周围的山沟沟了如指掌。就算闭着眼睛，也知道沟里的那些小路通向哪里，那些石壁该怎么攀爬，那些草木都是如何春生夏长。因为呀，每一条山沟沟的名字，都印在他们的心上！



本版插画 胡文光